



庆小年

□ 马云丹

若说春节是一年的压轴戏,那么小年便是开场的锣鼓。这锣鼓一敲,大街小巷里,商场超市中,各处集市上,到处是欢喜而忙碌的身影。无论是压轴戏还是开场锣鼓,主题总是奔着团圆去的。

小年小团圆。因了个小字,年愈发地细腻香甜;也因了个小字,团圆也愈发地欢喜温馨。

从儿时我便喜欢小年胜过春节,春节太盛大,人人着新衣,满兜的糖果,说着吉祥话,心中的欢喜会莫名地拘谨。

小年就不同了,小年还未着上新衣,遇到乡里乡亲也不用殷勤地问“过年好”,自然用不着顾及乖巧的“体面”。我和姐姐手里拿着父亲扎的风车,口中嚼着酥甜的糖瓜,风一样地奔跑在村里,糖瓜味的笑声清脆着呢。

腊月廿三,一早我和母亲去赶集买糖瓜和点心,当然还要割肉包饺子。集市上有许多卖糖瓜的,我只拉着母亲去寻韩爷买糖瓜。我只要往韩爷的摊前一站,他使用秤杆子指点着那些沾满芝麻的可爱的糖瓜,笑眯眯地对我母亲说:“岁暮方思媚灶王,香瓜元宝皆麦糖。粘口何需多如此,买颗先命小儿尝。”

韩爷拖着长音说:“小儿尝……”伸手拿一颗精小精小的糖瓜塞到我嘴里。嚼一嚼那个香甜呀,于是母亲便会在

我的催促声中多买些糖瓜。韩爷笑得更灿烂了,口中的吉祥话儿是一串串地往外拽。

我喜欢韩爷念着词句卖糖瓜的样儿。母亲说:“韩爷从前家里富有,上过私塾,识文断字的,所以卖个糖瓜卖得也出彩。有文化真是好,以后你们要好好读书。”当然我更喜欢韩爷先塞一颗糖瓜到我嘴里,虽然是精小精小的,但满足了我新年的第一个甜愿。

小年这天的主要事儿是辞灶。母亲将糖瓜和点心摆在灶神像前,我和姐姐时不时地跑出院门去张望父亲回来没有。母亲说家人不齐齐辞灶,不辞灶那些糖瓜和点心就还不能动。

虽然母亲早已选出一些零碎的糖瓜和点心给我们打馋虫,可毕竟太少不解馋,总会动偷吃的心。母亲已然猜到我们的的心思,她说我们要是偷吃了神像前的贡品会肿嘴巴,肿到明年的小年,会很难看很难看。

想到嘴巴要肿一年,就心生了胆怯,且没几天就是春节要拜年,要见亲朋好友,那可不仅仅是丑的事儿了,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自己因偷吃肿了嘴巴,是会羞死人的。

等父亲进了家门,点上香开始祭灶。父母去准备酒菜,我和姐姐学着包饺子。忙好这些,灶神前的香即将燃尽。“听千街响竹,趁宵半、送神归。灶君朝天欲言事。”父亲

用筷子挑起化开的糖瓜抵在灶神的嘴上:“灶王爷吃糖瓜,嘴巴甜不乱说,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。”一家人跪拜完灶神,父亲去放鞭炮,母亲揭下神像同纸钱一起燃烧,口中祈愿着来年五谷丰登,家中富裕,老少安康。

辞灶完毕,母亲端菜父亲拿酒,我与姐姐先把糖瓜和点心分成五份,每人一份,父母只是象征性地尝了几块又都分给我们。只有分好了糖瓜点心,我们的饭才吃得踏实。

过小年儿,写春联儿。饭后母亲裁红纸,姐姐研墨,我铺纸张,父亲写春联:瑞雪银枝辞旧岁,福满万家步步高,年丰人旺。

此时微醺的父亲格外亲切,我们缠着他玩猜谜。父亲思索一下便说:“黄口儿,扫尘土。”我和二姐用手指比划着,试图写出谜底。还是大姐聪慧,她在纸上写出谜面,勾划着得出一个小字



周村古商城的铺道石

□ 邵祺昌

周村是全国闻名的天下第一村,周村古商城是4A级景区,平日里游人不断,节假日更是人流如潮。周村古商城景区包括大街、银子市和丝市街三部分。漫步在古商城的游客们,有的端着相机忙不迭地拍照,有的拎一纸袋周村烧饼时不时地送到嘴里,有的围在今日无税碑旁饶有兴致地谈论着李化熙的故事,有的仰望着那一块块老字号匾牌啧啧称赞……但是很少有人低下头看看脚下的铺道石,研究研究它是从哪里来的,考证考证它是什么年代铺上的。其实,古商城的铺道石可能比一个老字号,一个品牌,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信息。

“要致富,先修路。”是一个古今不变的道理,周村古商城的路面也经历了几次大整修。据了解,周村古商城的铺道石,跨越三个世纪,至少有四次大修。

周村大街第一次铺设青石路面,应该是在19世纪的晚清,因年代久远,缺乏资料和研究,不知何年何人主持铺设。但是据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周村居民讲,他们小时候,大街上就是溜光平滑的青石路面,这足以说明在晚清时期就有青石板路,因为没有三五十年的踩踏,青石板是不会

光滑的。现在的大街、丝市街,还有星星点点的分散各处的青石板,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清代“遗产”。

第二次铺设是在1958年前后,周村区政府把丝市街、银子市等铺上了“冲山石”。冲山在今周村区王村镇大史村的南面,大史村民邢继增就是当时运送铺道石的人。邢大哥今年90岁,身体健康,记忆清晰。据邢大哥回忆,他们从村南的冲山上开采石头,加工为铺道石后,用胶轮手推车送到周村。他们每天送一趟,每车可装送4米长左右的铺道石。铺道石的宽度有30厘米、40厘米不等。他们每天早晨从大史村出发,十几个人的车队虽然快慢不一,但基本上是中午时间到达周村。家庭条件好的就去吃饭店,条件差一点的就自己带干粮,吃罢午饭后才回家。由于铺设路面的工程量大,所需铺道石多,邢大哥记得送了很长时间,似乎跨越了年头。冲山石质地坚硬,铺道石大多都是半米至一米的长度,铺在地面上大方平整,方便行人。

第三次大修是在改革开放后,准确地说是在1985年。这次大修,是为搞活经济,推动周村商贸业的发展。1985年11月15日,周村区举行了“三街一场”的落成典礼,具体

是大街、丝市街、东门商业街(由东门路向东的中和街路段)和观山商场。因为发展商贸业,就得吸引客商,所以首先对大街进行了彻底返修,把高低不平的青石板全部拆走,换上了“泰山石”。据大街居民李庄师傅回忆,当时是泰安施工队,他们自己运来的石头,自己施工,石材规整。施工时,用铁丝绑住石头平落下去,然后再把铁丝抽出来,也就是说,铺道石之间的缝隙只有一道铁丝的宽度。但是,同时期整修的丝市街和银子市却是把铺道石挖出来铺设了沥青路面,大概是为了车辆交通方便吧。在丝市街居住的韦尔福老人对此记忆犹新。

第四次大修是在2003年,目的是借纪念周村开埠100周年(1904—2004)之际,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开发旅游业。除了整修大街房屋和找书法名人重新书写老字号门头外,还把大街“泰山石”路面重新铺设一遍,目的是让“电线落地”。大凡60岁左右的人都还记得,原来大街上的电线密如蛛网,的确有碍观瞻,不符合发展旅游的要求。同时期,丝市街和银子市铲掉沥青路面,铺设“博山石”,因为这些石头是从博山运来的。这些“博山石”不是专用铺道石,而是粗略加工的“山皮石”。据韦尔

福老人讲,这些石头很不规则,石缝很宽,隔不了多久,就得有人来“嵌石缝”。况且路面高低不平,电动车自行车在上面行驶,颠簸得很厉害。据孙元盛老师回忆,标牌厂的职工在丝市街闹元宵踩高跷,结果高跷的足部踩到石头缝里去了,把踩高跷的人摔伤了,此后再也无人敢在这里踩高跷了。还有平等街、芙蓉街也同时铺设“博山石”,至今未变。

时隔两年,即2005年,古商城的路面再次整修。这次大街路面主要是把原来顺街南北向的铺道石改为东西横向铺设,趁此改造之机,周村区房管局把自来水管的入户管道换成了PPR的塑料管道。而银子市、丝市街则从尹家湾、祠堂街等地的铺道石运来,重新铺设路面。原来的尹家湾、祠堂街则改铺沥青路面。

周村古商城景区,其中大街自新建路“大街”牌坊到旱码头牌坊,南北全长315米;丝市街自观海楼至平等街,东西长216米;银子市自丝市街至魁星阁,南北长245米。目前,为打造5A级景区,古商城正在不断修缮之中,景区面积不断扩展,景区铺道石基本完好,近几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改造。

鲁迅一年买多少书

□ 张蓬云

读书开眼界,得知识,益个人修养。如果家有书架,自己一年能买多少喜欢的书?

鲁迅一生爱书,买书,读书,他到底买了多少书、读了多少书?或许是庞杂难记。但《鲁迅日记》提供的实录,大体可以查到。从1912年5月5日起,鲁迅先生开始记日记,直到1936年10月18日逝世前一天止。人们发现,鲁迅写日记异于别人的独特之处是,他每一年日记的最后,都附有该年度购买书籍的“书账”,举凡所购收的书名、册数、书资、日期等,均一一加以记载。甚至连别人所赠之书也不例外,书名及册数全记,但别人赠书的书资不记于自己的支出之内。

我们可以看到,从1912年至1936年的20多年里,年年的“书账”相加,鲁迅共购买图书3009种,9600册;购买各种墓志、碑文、刻石、画像等拓片6906张;购书共耗资1433元2角9分。当然,这并非是他的所有买书数量与开销。因为,在1936年上半年的“书账”后面,鲁迅写道:“月初以后,病不能作字,遂失记,此乃追补,当有遗漏矣。”先生病了,已时光不多,购书,读书没记,可见漏记在所难免。实际购书的种类要远超上述的统计数字。

但只以24年购9600册(部)来算,鲁迅先生平均一年就买书400册(部)。我们一年能买几本书,读几本书呢?

久处不厌

□ 马德

乍交之欢,不如久处不厌。朋友,终是那些久处不厌的人。

这些人固然有吸引你的优点,但更重要的是,他们没有让你难以容忍的缺点。你跟他们未必相处得有多融洽,但一定很轻松。

即便贵为知己,我相信,对方在你眼里也必定不是完美的人。从情理上讲,自己不完美就难以见识对方的完美。从事理上讲,只要有血有肉被欲望所左右的人就不可能完美。

所以,无论是谁,这一辈子,想要为自己找一个完美的人是不现实的。千里万里,城市乡野,不是你走得不够远,也不是你不够幸运,而是这样的出发本身就是错的。

当然了,两个人最终臻于完美,可以靠磨合完成。磨合是什么呢?不是你征服我,我投降你,而是你让我一点,我让你一点,在彼此的体谅和理解中完成。

这么说来,完美是很简单的,也是很艰难的。因为,把一件简单的事交给漫长的岁月,最后磨砺的,是自己的心性和耐力,当你为对方抵近完美的那一刻,你发现,你个人早已脱胎换骨。